

心門

刘子华

著

人的一生，祸福由心造。
善恶美丑、功名利禄把持着心门，
心门内与心门外，
都是不同的人生。

 湖南人民出版社

心門

刘子华

著

人的一生，祸福由心造。
善恶美丑，功名利禄把持着心门，
心门内与心门外，
都是不同的人生。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门 / 刘子华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438-7851-8

I ①心…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6654号

心门

刘子华 著

责任编辑: 李蔚然

封面设计: 梧桐树·Design+黎珊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亚光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印 次: 201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50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7851-8

定 价: 35.0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处男地	/	001
鬼使神差	/	006
名声大振	/	017
报复	/	020
逼婚	/	028
殉情	/	041
同学关系	/	047
文凭梦	/	053
黑哥正名	/	058
诱惑	/	063
都是喝酒惹的祸	/	070
君子与魔鬼	/	075
受辱	/	084
柳暗花明	/	096
甜妹	/	104
火葬场副场长	/	112
出轨	/	121
忧心	/	129

应付	/	140
捉奸	/	146
玩物丧志	/	154
自杀闹剧	/	158
醒悟	/	165
神秘文化	/	181
生存法则	/	186
利用	/	195
嫖娼风波	/	206
衣锦还乡	/	213
办厂	/	222
旧情复发	/	232
天意	/	243
浸染	/	247
甲方乙方	/	256
如意算盘	/	260
细节决定成败	/	264
兔死狐悲	/	269
官司	/	274
功名累	/	288
无聊的游戏	/	291
暗算	/	299
幸福指数	/	309
人心叵测	/	314
东山再起	/	318
拜佛	/	327
反思	/	336
觉悟	/	352

● 处男地

太阳像一个醉汉，在头顶摇晃，风潜伏在某个角落不肯露面。

巴掌大的棉花叶抵挡不住烈日的煎烤，露出一脸倦容，散发出淡淡的腥味。黎子益觉得心慌气短，那感觉仿佛是憋了一口气在洞庭湖中凫水，快要支撑不住了。他手搭凉棚仰望太阳的姿势，很像是一个基干民兵在敬军礼，自然是不标准的，有点搞笑。他眯着眼胡乱地瞟了一下天空，只觉无数闪电蛇行而至，仿佛要将他烧焦。他赶紧低下头，揉了揉眼。脑中忽然闪现一首诗来：“烈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他隐约记得这是《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一章中的。他觉得自己就是诗中的农夫，正忍受煎熬，心中不觉涌出一股悲凉。他问自己：为了追求文学梦，放弃县城优越的生活条件，来洞庭湖边体验生活，搞文学创作值得吗？

他一时理不清头绪，心里乱成一团麻。放眼望去，眼前是无边无际的碧绿，粗壮的棉花树密密匝匝，肩并肩手牵手，簇拥着，奔跑着，层层叠叠涌向远方，形成了气势如虹的碧波。黎子益感觉自己在碧波中挣扎。

见太阳快要当顶了，黎子益大声招呼共青团员支农小分队的队员收工回家。一面红旗像团火样在热烘烘的空气中燃烧。

“黎书记，你看眼前这场面好一片诗情画意哦。”共青团员吴月娥说。黎子益摘下草帽，用衣袖横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红配绿，看不够，确实是土到极致也是美到极致。”吴月娥拍了一下黎子益的肩，亲昵地说：“黎书记，你出口成章，真是才华横溢啊。”

吴月娥亲热的举动让黎子益始料未及，他偏过头，眼光落在肩上，心中迷惑不解。吴月娥厚厚的手掌拍在肩上不但不痛，反而觉得很舒服，他顺势把疑惑的眼光投向吴月娥。吴月娥比他矮半个头，这会儿她正下巴微翘仰望着他，一双大眼似两口深潭，水汪汪的。黎子益十分惊奇，这两口深潭里为什么雾蒙蒙的呢，现在是炎热的夏天，不是生雾的季节啊。黎子益茫然一片，眼光无力地下滑，可刚下滑一点点，眼光却被挂住了，好像一件衣服被牢牢地挂在墙上铁钉上。吴月娥两片嘴唇厚厚的，红渍渍的，像熟透了的蜜桃炸裂了。他在写小说时，无数次地写到女人“充满性感的嘴唇”。至于怎么样的嘴唇才叫性感，性感带给人的是什么感觉，从无亲身体会。他现在终于体验到了，女人性感的嘴唇就是炸裂的蜜桃，炸裂的蜜桃充满静电，性感带给人的感觉就是被电着了，头脑一片空白，世界不存在了。黎子益目光滞直，嘴唇快速地颤抖。吴月娥吓坏了，摇着他的手臂慌慌地问：“黎书记，怎么了？”

黎子益恍如梦中惊醒，死劲地眨了眨眼，魂魄又回到了身上，胸口怦怦地跳得老高：“没什么，没什么，你在县报上发表了诗歌，我还没有，我要向你学习。”

“黎书记，刚才你的表情好奇怪哦。”

“是吗？我晚上写作熬夜多了，身体不舒服。”

“黎书记，要注意身体哦，你是洞庭湖里的蛟龙，出水必定电闪雷鸣。”

黎子益差不多回归了常态，心里平静多了：“你高看我了，我做不了蛟龙的。”

“我相信你，只要努力，你会横空出世的。”吴月娥看了一眼渐渐远

去的人群，心里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让她胸口怦怦直跳：“黎书记，我们谈谈心好吗？”

“好哇，吃中饭后到我办公室去谈。”黎子益说。

吴月娥低着头，绞着一双胖乎乎的手轻轻摇晃着身子：“黎书记，我想现在就谈。”

“那不行，要吃中饭了哩，去迟了食堂关了门就要饿肚子。”

“急什么嘛，食堂没饭吃，就到我家去吃。”

黎子益说：“一不是过节，二不是请客，不好意思去。”

“你看你，还想当作家，这么古板的思想。”

吴月娥嘲讽的口气刺激了黎子益，他心里陡然升起一股情绪。

黎子益来自县城，读高中时作文常被老师当着范文在班上宣读，走入社会后一直笔耕不止，但他始终没有正式发表过一个字。而吴月娥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却超过了他。上个星期，她在县文化馆主办的《东洞文艺》上发表了一首诗，诗的标题是《劳动即景》。整首诗只有四句话：“棉苗绿油油/群众干劲足/红旗迎风舞/誓死夺丰收。”这首诗虽然只有喊口号式的四句话，且登在报上的中缝，却丝毫不影响吴月娥在当地的人气，大家都喊她“吴诗人”。这对心高气傲的黎子益是个沉重的打击。吴月娥出身农村，初中毕业，父亲种田。而他黎子益却出身城里，高中毕业，父亲当农业局副局长。吴月娥是一名普通共青团员，他是团支部书记。黎子益无论在哪方面都比吴月娥强。

然而，命运之神从不戴有色眼镜，也不会去庇护谁。黎子益的条件比吴月娥的好，而运气却比她的差。黎子益心里早就憋了一口气，吴月娥这么一激将，他浑身的血液流得哗啦哗啦响，在心里赌气似的说，谈心就谈心，一餐饭不吃又不要命。

黎子益将草帽垫在屁股下顺势坐在了田埂上。吴月娥扯了扯黎子益的衣袖，说太阳好晒人，坐到棉花树下面荫凉些。说着，扒开棉花树钻了进去。黎子益迟疑了一下，跟着钻了进去。

脚下是滚滚长江注入洞庭湖形成的一块冲积平原，以前属八百里洞庭湖的一部分。土壤是肥沃的油沙土，春天插下去一根树丫，夏天也会枝繁叶茂。每一株棉花树都像一把撑开的绿伞，巴掌大小的叶子错落有致的缀满全身。热辣的阳光经过层层抵挡，落在黎子益和吴月娥身上时已变得斑驳陆离。这是一块还没除草的棉田，棉花树底下是稠密的水草，粗如野藤，它们相互搂抱着、缠绵着，织成了一层厚厚的绿色地毯。

吴月娥紧靠着黎子益坐着，俩人谁也不说话。阳光在头顶噼噼啪啪地燃烧，棉花树在呼呼啦啦吮吸着地下的养料，水草在吱吱呀呀地使劲地向前爬行。黎子益觉得有些尴尬，嘴角扯了一下，露出半口白牙，又迅速合拢了。吴月娥低着头，没事一样掐地上的水草叶儿。黎子益感到吴月娥有点怪怪的，心里憋得慌，扭过头，看到了吴月娥一头秀发遮掩下的雪白脖子，黎子益一下子又有了电击的感觉。“你说谈心谈什么？”黎子益感觉这声音不是自己喉咙里发出来的，听起来陌生而怪异。

吴月娥扔掉手中把玩的水草叶子，忽地双手抱住黎子益的手臂说：“其实也没什么，只想单独和你坐坐。”

这是黎子益人生第一次和一个女人的亲密接触，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哆嗦了一下，想拨开吴月娥的手，哪知吴月娥双手像蚂蟥一样越缠越紧。

“这样不好，这样不好。”黎子益想站起身却被吴月娥秤砣一样的身子死死吊住。

吴月娥气如幽兰，娇声道：“亏你还是个城里人，跟老古董没两样，我们这样子好有情调的，在这里哪个也看不到。”吴月娥索性把头也靠在了黎子益肩头。

淡淡的发香和女人身上特有的体香像迷魂烟一样飘入黎子益鼻中。黎子益的紧张一下子被兴奋和好奇取代，喉咙里“咕咚”一声很响地吞下了一团口水。

正不知如何是好，吴月娥突然站起身，手像剪刀一样飞快地解着衣

裳。一个女人当着一个人脱衣，显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团支部书记黎子益一时猜不出共青团员吴月娥这样做的目的，心里十分恐慌：“你要干什么？”吴月娥两脸绯红，也不答理，迅疾地脱掉了身上的白褂，露出了里面的红色胸罩。黎子益惊讶地看到，每一个胸罩里都包裹着一只肥硕的小白兔。黎子益双眼爆裂，呼吸急促，身体有了剧烈反应。“你、你、别、别……”黎子益语无伦次。吴月娥仿佛没听见，双手反转到身后，解开了胸罩。天啦！黎子益在心里绝望地惊叫了一声。吴月娥胸前两只饱满光洁的大奶子在颤悠悠地晃着，晃得他心里像有一列火车在空荡荡的山洞里隆隆地开过。无数次在文学作品中阅读到的勾魂摄魄的场景真实地展现在眼前。高中毕业才两年的黎子益除了幻想过女人的身体外，还没有真真切切地目睹过。直到这时，他仍然猜不出吴月娥要干什么，可他原始的欲望之火却“轰”地一下点燃了。他眼里燃烧着火，胸口燃烧着火，周身的血液像洞庭湖的洪水汹涌澎湃。他一手撑地刚想站起来，抬头却见吴月娥洁白如藕的身子石碾一样朝他碾压了下来。

时光老人将这一非常时刻定格在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在神州大地正缓缓地吹拂，传统和保守仍主导着人们的道德情操。尽管黎子益狂热地爱着文学，也读了很多描写男欢女爱的隐晦文字，但关于男女性事方面的知识仍是一贫如洗。他像一只被人踩在脚下的青蛙，手脚在空中没有章法地乱划。

吴月娥像吃了一只极辣的朝天椒，嘴里嗖嗖地吸着冷气。她骑在黎子益身上，扯脱黎子益的衣服像剥棉花桃子一样娴熟……

“我的娘呢！”黎子益的铧犁刺进那片神秘土地的一刻，他情不自禁地大叫了一声。

黎子益精心守护了十八年的处男地，就这样懵懵懂懂被开垦了。其时，正是洞庭湖的丰水季节，无风三尺浪的洞庭湖上浊浪排空，涛声震天。

● 鬼使神差

吴月娥从黎子益身上爬起来穿衣服时，正侧着身子。黎子益的好奇心战胜了惶恐，他借机很认真地看了一眼。作为一个城里出生的文学青年，他曾在心里、在梦中无数次描绘过未来白雪公主的形象：身材袅娜如柳，面目清纯似荷，热爱文学，心心相印。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第一次给的是这么一个个子矮小却拥有丰乳肥臀的乡下女人。这一刻，满心的悲凉盖过了短暂的欢娱。

黎子益和吴月娥一前一后走出了棉花地。

黎子益脑袋木木的，像被人冷不丁用锄头敲了一下。此时，他已完全没有了团支部书记的做派，白色长衫湿漉漉地紧贴在身上，头上的草帽压得低低的。他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心像擂鼓一样在“怦怦”地跳。

人生有许许多多美好际遇，也有许许多多鬼使神差。现在，黎子益把这次飞来的艳遇看做是鬼使神差。从走出棉花地的那一刻起，一种恐惧感鬼魂附体样缠住了他。他仔细回忆了有关细节，排除了吴月娥告发自己强奸的可能性。自始至终，吴月娥是主动的。当时没有她的引导，他一个混沌未开的傻小子根本不会做那事。让黎子益无法释怀的是，他是团支部书记，吴月娥是共青团员，他和吴月娥发生了关系就是领导和群众发生了关

系，这是千夫所指的作风腐化问题。他一个同学的父亲是乡党委书记，因为和乡广播站播音员睡了被人告到县里，受了撤职处分。男女作风问题的名声一旦传开了，这辈子也就休想有个好前途了。黎子益心里镜子一样明亮，当然知道事情性质的严重性。

黎子益高考落榜后，父亲要他复读考大学，他死活不肯，坚持走自学成才的文学创作之路。当时，只有初中文化的湖南作家谭谈在《芙蓉》杂志发表了轰动全国文坛的中篇小说《山道弯弯》。这对高中毕业的黎子益触动很大，他下定决心向谭谈学习，要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传世之作。父亲在劝说不通的情况下，出面将他作为干部家属招工进了县农业局。黎子益高中毕业又是一个有志青年，县农业局领导有意考验他、培养他，任命他为湖洲棉种场团支部书记，让他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

离开了县城的高楼大厦，来到偏僻荒凉的洞庭湖边，性格倔强又叛逆的黎子益没有后悔和失落，相反，他认为这是文学创作体验生活的难得机会。他亲手创办了“芦花”文学社，吸收了8个成员。黎子益最不喜欢的就是吴月娥，甚至很少正眼看她。他觉得吴月娥胸部大，屁股也大，没有一点女性的妩媚。她只能像母猪那样一窝一窝地生崽，跟搞文学创作根本搭不上边。文学社成员都暗暗较劲四处投稿，比谁的作品先发表出来。两年过去了，黎子益煤油点了几十斤，稿纸用了十几刀，总不见一个字变成铅字。好在这时向全国各地寄发文学作品稿件是不需付邮资的，只在信封上标明“文学稿件”字样，或剪除信封右上角，即使一天邮寄一百封这样的信也不需出一分钱。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芦花”文学社成员吴月娥却先他在县报上发表了一首诗。黎子益终身为之奋斗的梦想被一个他瞧不起的女人率先打破了，他敏感而脆弱的心灵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自卑过后对吴月娥也产生了一些好感。

黎子益边走边想，假如吴月娥没有发表一首诗，他能给她这个谈心的机会么？呸！按照这种逻辑，他黎子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为文学破的处，献的身。黎子益为自己的浅薄好笑。自嘲过后，黎子益的心情如洞庭

湖上空黑灰色的云层，沉重而压抑。

整个下午，黎子益都神志恍惚。

吃过晚饭，洗完澡，随手将换下的衣服浸泡在洗脸盆中，本想几把搓洗掉，但这种想法稍纵即逝，心思怎么也集中不起来。“咣啷”一声，他很响地带上了门。

场部建在洞庭湖防洪大堤脚下，黎子益像只蚂蚁慢慢吞吞爬上了大堤。

宫灯一样的太阳羞红着脸正慢慢隐入西边的天际，绚丽的晚霞将天空涂抹得金碧辉煌。葱茏的树木将一栋栋农舍像花蕊一般包裹起来，这些绿色花朵沿着堤脚井然有序地排列着，一直延伸到肉眼无法看到的远方，仿佛是悬挂在洞庭湖脖子上的翡翠珍珠。防洪大堤像一条蜿蜒起伏的长龙守护着堤内人们的安宁。堤外的洞庭湖横无际涯。晚霞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一条归航的机动渔船犁开湖面，拖着一条金色波浪朝岸边箭一般射来。轰鸣的马达声惊起护岸林中的鸟儿，在天空低低地盘旋。

黎子益垂着头坐在一块护坡石上，目光散乱地望着湖面。眼前如诗如画的美景一点也没有激起他的创作冲动，脑海中不时闪现的是中午在棉花地里和吴月娥荒唐的一幕。整个下午他都处在忐忑不安中，他在极力思考以后如何处理和吴月娥之间关系，但想得脑壳发胀，也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这件事是吴月娥主动找他，并且是在天作房、地作床的情况下发生的，只要吴月娥自己不说，谁也不会知道。但是他一下午都没有看见吴月娥，不知她有怎样的想法，又有怎样的目的。

“嗨！”一个巴掌突然拍在肩上，惊得黎子益从石头上跳了起来。

“黎书记，想什么心事啊？”陈菊香的笑脸像一朵鲜花开在黎子益面前。

“是你呀，真的吓死我了。”

“黎书记，太夸张了吧，本小姐是校花又不是鬼怪，怎么会吓死你呢？”

陈菊香的俏皮话像阳光一样温暖了黎子益的心房。“嘿嘿，你貌若天仙，人见人爱，只会让人神魂颠倒。我是说你刚才那一声‘嗨’吓死人。”

“黎书记，我是第一次听到你说这么好听的话。”陈菊香甜蜜的笑声撒在黎子益的心湖上，荡起了一圈一圈美丽的波纹。

陈菊香高中毕业后在场部小学任民办教师。她长相出众，又能歌善舞，就像初夏时节一枝含苞初放的荷花。学校老师开玩笑说她是校花。她刚认识黎子益时就被他吸引了。黎子益有文化有追求，长得清爽脱俗，是农村男孩子无法比的。能嫁给他是梦寐以求的事，可黎子益是城里人，会看得上自己吗？在县公安局当副局长的叔叔告诉她，如果有城市户口的人谈爱结婚，就可以用照顾“半边户”家属的名义为她解决“农转非”。她就可以吃上国家粮，过一辈子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这在她的同龄小姐妹中是不敢想象的美事。她一个漂亮的表姐为了跳出农门，嫁了个残疾人。还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同学，为了跳出农门嫁给了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农村女孩想跳农门到城里去只有两条路：一是考大学，二是嫁人。而考大学的升学率不到百分之四，农村的教学水平低，学生基础差，要考上大学谈何容易。

黎子益第一次见到她，同样也被她吸引住了。两只眼睛灯泡一样照在她脸上，心海暗香浮动。开始一段时间，他每天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能看到陈菊香鲜花一样娇艳的脸。如果偶尔有一天没有见到，便像丢了魂。后来，陈菊香的笑脸几乎夜夜光临梦中，他每次从幸福的梦境中醒来都怅然若失。他感觉自己已爱上她了，应该有所表白了。当他冷静下来时，才发现这是一件十分不现实的事。陈菊香吃的是农村粮，自己吃的是国家粮，俩人谈爱是不合适的。他伯伯是国家干部，伯妈是农村户口，是典型的“半边户”，现在伯伯生活在城里，伯妈却带着两个堂姐还生活在乡下老家。“半边户”艰难的生活，在他心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城乡差别似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横在他们之间。他只得把对陈菊香的爱恋深深地藏在心底。

陈菊香不知道黎子益的想法，她在精心设计着自己幸福的未来。为了能天天见到黎子益，她积极报名参加了他创办的“芦花”文学社。老实说，陈菊香上课生动活泼，唱歌跳舞也是她的强项，若说写文章实在是太为难她了。为了能引起他的注意，她经常在报纸杂志上抄一些文章拿给他看。他看后总是称赞她文采飞扬，很有潜质，鼓励她向外投稿。陈菊香心里有数，当然不敢拿别人的文章去发表。

一个美丽的姑娘总有一颗骄傲的心，她不会轻易让黎子益看出端倪。现在她从黎子益异样的目光中读到了令她春心荡漾的信息：黎子益是喜欢她的。

“黎书记，我又写了一篇散文，请你跟我斧正。”

黎子益接过几页誊写端正的稿纸看了起来。忽然感到脸上一阵若有若无的痒，这种瘙痒怪怪的，让他很舒服。抬起头，恰好一阵湖风吹来，陈菊香瀑布一样的长发爬满了他的脸。最要命的是，发梢上的香皂味欢天喜地地乘机钻入他的鼻腔中，将他和吴月娥做爱的身体记忆猛然激活。面对真心喜欢的姑娘，黎子益理智的大堤即将崩溃。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离心似乎跳到了喉咙里。

“黎书记，你怎么了？”陈菊香扶着黎子益的手臂急切地问。

“我冷，好冷！”黎子益双手抱胸，仿佛掉进了零下几十度的冰窟窿，牙帮忍不住敲打起来。

陈菊香亮着一双清澈的大眼望着他：“好奇怪，这么热的天，你还冷，是打摆子吗？”

陈菊香边说边伸出了手，她温软的小手刚触到黎子益冷冰的额头，黎子益伸手闪电般捉住她的手，往怀里一拽，陈菊香站立不稳倒进了他怀里。黎子益像个经验丰富的老男人双手像铁箍一样搂着陈菊香柔若无骨的细腰，将一张厚嘴唇扣住了陈菊香红润的小嘴唇，陈菊香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当黎子益一只手探进她的胸脯时，她像遭了枪击一样瘫软了。

“喂，你们干什么？”黎子益正忘情地忙碌着，身后却响起了一声炸雷。

吴月娥吃完晚饭就到黎子益房里找他谈心，发现锁了门，便猜想他一定来洞庭湖边了。文学青年吴月娥想象力再丰富也想象不出眼前的一幕，然而这一幕活生生地在眼前上演，这是她刚爬上大堤第一眼看到的，不禁心如刀绞。黎子益和陈菊香迅速松开了，陈菊香羞愧难当，扭头就跑。黎子益怅然若失，看着陈菊香白云一样飘下了堤坡。

黎子益耷拉着头，面如死灰。自己和吴月娥的作风问题还没有了结，又被吴月娥现场抓了自己和陈菊香的作风问题。

“陈老师送稿子给我看。”黎子益解释。

“少骗人，送稿子要拥抱亲嘴吗？”吴月娥大声质问。

黎子益本想呵斥吴月娥一顿，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吴月娥抓了他的把柄，对他造成了潜在的威胁，这个时候是不能激怒她的。

他低声道：“别这么大声音好不好？”

“声音大不好吗，声音大才天听得到，地听得到，洞庭湖听得到。黎子益，我警告你，你不要吃了碗里望着锅里，别以为我们乡里人好欺负。陈菊香是我的好姐妹，如果你打她的主意，欺负了她，我决饶不了你！”

吴月娥的话充满威胁。黎子益把这种威胁看成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令黎子益懊恼万分的是，面对这种不能容忍的人格侮辱，他却无力反击。人一旦被别人抓了辫子，就是天大的英雄也威武不起来。黎子益望了望正河东狮吼的吴月娥，扭过头，盯着被夜色渐渐吞没的洞庭湖发呆。

应该说，吴月娥是个很有心机的姑娘。高中毕业就回家种地，农村女人的命运她了然如心：下地劳作，生儿育女，烧饭洗衣，喂鸡喂鸭……直到生命的尽头。这样的日子她的母亲过了大半辈子了，她的外婆、她的奶奶都是这样过的。两年前家里已经给她定了亲，年底就要出嫁。她不想沿着长辈们的生活轨迹走下去，她要向不公平的命运挑战，也要过上城里女人那种多姿多彩的生活。原来她只能在心中呐喊，黎子益的出现让这种呐喊有可能变成现实。按农村的习俗，如果一对未婚男女发生了关系，那他们就只有结婚这条路了，吴月

娥于是想到了用主动献身的办法来捆住黎子益。

此时，她见黎子益一脸冷峻，担心自己再不转变态度，他就会对自己失去好感，那样就得不偿失了。她走上前，一双手水蛇一样缠住了黎子益的腰，亲昵地叫了声：“子益。”黎子益猛然打了个尿颤。因为除了父母及亲友这么叫他外，外人很少这样叫，吴月娥这么叫他，带给他的显然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吴月娥接着说：“你为人正直，才华横溢，我真的好喜欢你！”

黎子益脑袋空空的，像一个被劫持的人质漠然地站着。

“子益！”吴月娥又轻轻唤了一声，头在他背后像吃奶的猪崽一样拱着。黎子益忍不住浑身冒出了鸡皮疙瘩。

“我们谈爱好吗？”

黎子益听得真真切切，他终于明白了吴月娥主动献身的理由。他觉得自己被骗了，吴月娥利用这件事在要挟他。他愤怒了，血往上涌，猛一扭身，毫无防备的吴月娥被摔趴在地上。

黎子益愣了一下，站在那里铁青着脸吼道：“跟你谈爱？你是做梦吧？你不是有男朋友吗？我从来没说过我喜欢你。”

吴月娥吃力地翻过身，刚洗完澡换上的白衬衣上沾满了草屑，她坐在地上指着黎子益声嘶力竭地骂道：“黎子益，你狼心狗肺，你占有了我却不爱我，你还是人吗？”

黎子益冷笑：“你男朋友不是早就占有了你吗？你嫁给他门当户对。我从来没说过我爱你，我警告你，以后不准叫我子益，子益是你叫的吗？”说完，甩开手臂，迈着坚定的步子走下了堤坡。

夜幕渐渐拉上了，场部寂静无声。十多间房子都紧闭着，看不到一点灯光，仿佛每间房里都藏着秘密。黎子益心里有些恐惧，脚步也加快了。县农业局在这个名叫湖洲乡的地方建立的棉花育种场，是东洞县最大的。场部有五个技术人员，他们都是住在本地的“半边户”，白天来棉种场上班，下班后回去帮家里做事。真正每天晚上在这里守“庙”的只有县里来的团支部书记黎子益